

立青进入黄埔军校,发现立仁是校务部参谋

5



江奇涛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1925年,杨立仁行刺北洋政府要员的计划因弟弟杨立青的顽皮而失败,生来性格相冲的兄弟俩先后背井离乡前往广州找寻各自的前途。兄弟俩在“四一二”后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阵营,隔阂日渐加深……

历史的进程见证了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历史的选择印证了殊死较量的胜负成败,历史的发展期待着血浓于水的民族统一。

上期回顾

带着梅姨给的一只金手环,立青南下广州,而立华则有事去了上海。到了广州,立青认识了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瞿恩,他在粤军总司令的晚宴上,他又巧遇立仁和董建昌,董建昌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

热门影视

立青顺利考入黄埔军校

一番周折后,立青顺利考入黄埔军校。

立青分到步科第五连六班,开学典礼之后,就举行了班会。大家正襟危坐。

第一个站起来介绍的是谢雨时,清瘦得很,他扯着嗓子喊道:“我,谢雨时,湖南长沙人,入校前系湖南湘雅医学院三年预科生。”真没想到瘦弱的身材能迸发出那么响亮的声音。

“哟,大夫!弃医从军?”一个叫吴融的军官生很好奇。“能治病吗?”看来好奇的不止吴融一个,汤慕禹跟着问了一句。谢雨时说话很谨慎:“比一般人略通一点儿吧。”

“行了,咱将来负伤不用愁了,有人救护。”穆震方带头鼓掌起来,大伙应和,也跟着鼓掌。

轮到立青了,立青站起来,扯扯衣角,把衣服抹抹直,清了清嗓子:“我,杨立青,入校前游手好闲,舅舅不疼,外婆不爱,狗都嫌。完了。”一片沉寂,大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杨立青同学还是有长处的,测绘出身,了不得!”说这话的是六班班长范希亮,“下一个!”

该吴融说了。“我,吴融,东吴周郎的‘吴’,其乐融融的‘融’,说来惭愧,我原是为东家大小爷代考黄埔的……我录取了,他落榜了。”吴融说得自己都不太不好意思,也难怪,他原是陕西师范生,家境贫寒,为了帮家里还债,就做起枪手,原想做“媒人”,结果自己成了“新娘”,真是阴错阳差呀。

范希亮严肃地告诫大家:“吴融刚刚说的情况,就到此

为止了,不要外传,于本班名誉不利,接着来!”

穆震方:“我,穆震方,入校前,武昌铁路工人,粗通文墨,擅长扳道岔。就这点优点!”范希亮竖起大拇指:“扳道夫可不得了,决定走哪条道,跟中山先生同行呢!”范希亮夸完,停了一下:“大家都说了,我也做个自我介绍。我,范希亮,被指定为六班班长,其实,我不想做官,我来黄埔本意是求学来的。”唏嘘声四起,来黄埔各有各的目的,范希亮的动机多少让人觉得有些崇高。范希亮补充道:“别不信,我说的是实话,本人入校前系老桂军十五旅旅长。”大伙都惊得目瞪口呆:“旅长?那还不得少将?”范希亮笑了笑:“没什么,广州的旅长多如牛毛,兵无实额,枪无实数,队伍零落,系统紊乱。我的那个旅,官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完全是草台旅,所以我进黄埔,是来求带兵打仗的真学问。”大家更加肃然起敬了。

吴融说:“不得了,自降身价,甘做普通学员。”谢雨时点头:“你别说,咱六班卧虎藏龙,什么样的鸟都有。”汤慕禹边笑边说:“该这么说: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年轻人就是容易自来熟,短暂的班务会顿时拉近了大家的距离,立青也觉得很久都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了。

立青给立仁当了一回下属

火车在一阵长鸣后,缓缓停下,一位打扮精致的女士从尾车走了下来,正是立华,她负责把一批在上海定制的军服运送过来。

立仁带着几名黄埔军官已等候多时,见到立仁,立华诧异:“立仁?”立仁行了个军礼:“黄埔军校校务部参谋杨立仁奉命接收被服装具。”言辞很官方。立华赶紧把各类装具打开给立仁过目,有士兵胶靴,军官用的武装带,还有校级军官的毛料冬装,都是一等一的料子。立仁回头对一军官说:“叫军官生们过来。”由范希亮带领的六班跑步过来,立华一眼看到队伍中的立青,有些激动,立仁一把按住立华,让她装作不认识立青的样子,免得他尴尬。

立青也看到姐姐,并掩饰起内心的激动。立青戴上军帽,佩上武装带,登上皮靴,很漠然的样子,他在来之前就听队长说到此次任务会见到立仁,想到自己是受立仁指挥,就丝毫没有快乐可言。

立华把钥匙寄给了董建昌

立华又开始了党部妇女部的工作,跟瞿霞装订文件时,外间传来人声:“杨秘书!”立华“哎”了一声。

“董秘书长让你把打印文件赶紧送过去!”

立华:“知道了!”瞿霞:“也真是,军委的文件偏要拿到咱妇女部打印。”立华拿好了文件,走了出去。

董建昌正在和属下谈论苏俄顾问团把蒋介石任意送钱给自己部下的事捅到汪精卫那里,立华敲门,董建昌将欣喜压抑于心,说:“哎呀,又劳驾你们妇女部打印了,请进请进,杨小姐。”属下退去,董建昌接过立华手中的文件,有意提高嗓音:“哟,杨小姐,文件格式弄

错了嘛,来来来,我给你再讲讲!”遂关上门。立华冷笑一声:“你还真会演戏!”

董建昌顺手将文件扔到桌子上,张开双臂,立华欲躲闪,却已经被董建昌搂住,只见一张饥渴的嘴唇靠了过来。立华别转了脸:“这样有什么意思?你觉得呢?”董建昌讨了个没趣,松开手来:“那你觉得怎么样才有意思?难道非要我给你下跪?”立华严厉地说:“到此为止吧,建昌,分开的这段时间,我已经想透了,我不想再牵累你了,这么大的官,连一点尊严都没了,我们不能这么下去!”立华手往办公桌信件处一指:“看到我寄给你的钥匙了吗?”董建昌回身看去,立华乘机拉开门,走了出去。董建昌急忙在信堆里翻找,终于取出一个牛皮信封,撕开来,一把钥匙掉落出来。

瞿恩被人盯上了

立华仪态万方地出现在瞿恩家,想让瞿恩给立青捎些东西。瞿恩匆匆吃了几口饭,就要去特委开会,立华跟着要走,瞿霞也去开会了,瞿母嚷嚷:“走走走,你们俩一道走吧,我晚上还有书要读呢,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都读了半个月了,还没看完呢。”

瞿恩随手拦了一辆黄包车,自己先坐上,又对立华说:“你也上来吧,先送你!”立华犹豫了一下,还是与瞿恩并排坐上了。

“去花园街十七号。”黄包车夫拖着两人奔跑起来。马路对面也有人上了黄包车,调过头,尾随而来,瞿恩自然地把手臂搭在立华肩膀上,立华微微一颤。瞿恩低语:

“别回头,有尾巴跟着我们呢!”立华:“尾巴?”瞿恩:“人家近来有好奇心了,你有什么办法。”立华:“都什么人?”瞿恩:“几个烂人,他们身后是谁,就很难说了。”

立华:“这才走几天,广州怎么就成了这样。我们中央党部那边也有不三不四的人出人。”瞿恩:“是吗?我听说连廖先生都收到死亡警告了?”

黄包车夫的两脚交替飞奔,车轮闪闪地反射着街面上的霓虹灯,不远处,另一辆黄包车保持距离,跟在后面。立华:“我到了,就前面那幢楼。”瞿恩:“一会儿,我和你一块下车,你帮我甩掉后面的尾巴。”立华:“你干脆先到我那里去吧!”瞿恩:“也好,反正不能把尾巴带到开会地点。”黄包车上在临街的楼前停下了,尾随的黄包车上在近前停下了,坐在车上的眼睛默默看着瞿恩和立华挥手说笑着走进楼去,坐车的眼睛对拉车的眼睛说:“这个大共产党,也泡上女人了。”

立华小心地打开门,正要开灯,瞿恩拦住她:“别开灯,要不,人家弄清楚了位置,今后找你的麻烦。”立华却说:“不用,真让他们惦记上了,你也躲不了!”

一个叫韦洋阳的大学生给了黎志坚一段录像

9



刘国民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本书写了一场拆迁纠纷,一幅拆迁底层影像,一件拆迁命案,一个替夫申冤的东北烈女,一副为民请命的新闻铁肩,一场房产大鳄和传媒精英的博弈,一个城市繁荣的原罪基石,一次社会向前的惨烈阵痛。演绎了一场钉子户和拆迁办的连环较量,揭露了新闻界与地产界的双重厚幕。

上期回顾

梁洪烈把黎志坚领到小白党胡同一栋二楼跟前,梁洪烈介绍说,这户人家不是拆迁户中最钉子的,是最垃圾的。黎志坚被屋里的儿媳妇叫了进去,还没怎么说话,这个女人就把黎志坚的记者证给扣了,并表示如果不能把她家的情况报道出来就不给他,嘴里还不干不净。这时梁洪烈用暴力把这个人吓住了,拆迁得以进行。

现实社会

艳姣受害

省记者协会要搞一次培训,为期一周,地点在五大连池,高层要社会部出一名记者。社会部搞荒人也荒,抗美主任请黎志坚替社会部顶这个差,就算是为她站最后一班岗。黎志坚答应了,和一群陌生人开一个无聊的会,符合他目前不想见人又怕孤独的心态。

出发的时候忘了带手机充电器,到五大连池之后就与塞城断了联系。一周后回到塞城,他得到了两个令他震撼的消息。

第一件令他震撼的事情,是贺小贺不安分。这几天贺小贺行为流氓,旅游方面救她已失去控制。

第二个震撼的消息,是艳姣受害。前天晚上,几名海查干人到红袖添香,点名要贝贝上台。妈妈桑说贝贝不在,一个月前就不知去向。海查干人又让艳姣上台。妈妈桑说艳姣可以上台,但不能走台。海查干人坚持要把艳姣带走,说:我们领导要亲自嫖她。说着说着吵了起来,吵着吵着就动起手来。红袖添香的保安拿着砍刀和警棍,又是在家门口,竟然被几个赤手空拳的海查干人打得落花流水,眼睁睁地看着艳姣被带走。第二天,一辆三叉戟把奄奄一息的艳姣送回红袖添香。

这个消息是杜平凡告诉他的。杜平凡已经把艳姣送到江北的一家疗养院。他去看望艳姣。出发前,他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电话那边的人说了句铁肩记者吗,之后再不说话,只是咽唾沫和喘粗气,再之后挂机。打电话的是一部手机,尾号是1747。

看望艳姣归来,接到1747的短信:上你的博客。进入博客之前,他给电讯部门打了个电话。很快,他了解到1747叫韦洋阳。博客上有人传进来一幅照片,一个男青年的照片。可以认

定,这个男青年就是韦洋阳。照片上面有一排字幕:如果我可爱,就来救救我。见面地点在炮对大营街深度网吧。

出于职业的判断,他认为韦洋阳是一个即将轻生,出于对名记者的仰慕,轻生前要向他倾诉。没有见死不救的理由,于是回短信:等我。出发前他再次给贺小贺的手机,贺小贺关机。

贺小贺跟警督叫板

贺小贺此时在红军巷派出所。肖庆芸说贺小贺近来忙里偷闲往外跑,事实上,贺小贺是在联系余建设命案专案组。几次联系几次碰锁,昨天有人,但没有组长。她等,站到墙角等,十点半,等来了一位警督。

警督说:叫什么?她说:贺小贺。警督说:那袋白水泥不能作为证据,原因是取证不合法。他说:作为命案死者家属,单方面取证涉嫌妨碍警务。贺小贺说:不是单方面,取证全过程都有本报记者参与。

警督说:记者掺和个屁掺和!他从报纸架上扯过一张报纸,指着社会新闻版上的一则启事让贺小贺看。他说:记者是苍蝇,专门叮有缝的蛋,一边吃着一边产卵,记者传宗接代了,留下的蛆让案件当事人用蛋清养着。听了这个比喻,其他警察都笑了。那则启事刊登在社会新闻

版,启事简单到只有一句话:记者黎志坚内部揭动至文卫部,铁肩热线即日取消。启事上方刊登一条临江区拆迁办的励志文章:拆迁一站式办公效率高,米老太不出户拿空床赔偿款。落款黎志坚。

贺小贺眼睛空了,似乎一位文盲。

警督说:把我的话转告给那个下流记者,我这里是省厅不是市局,滨江日报是市府机关报,没有到我这里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力。那个下流记者要是到我这里来搞一个什么警督探秘,轻则让他吃一碗闭门羹,重则让他背上一个泄露警情干扰司法的罪名。贺小贺说:不转告,他不下流。他不下流你下流!警督说:余建设尸骨未寒,你迫不及待地回红袖添香重操旧业,那个黎什么坚,是你的情场大哥吧?贺小贺说:这位首长,咱们不说其他人,集中说被害人好不好。

死者!警督纠正:案子没有认定为他杀之前,余建设就是个死者,我这儿不批准,他享受不到被害人的待遇。接下来,他列举了贺小贺的一系列罪状:在红袖添香从事色情服务、提供虚假材料鼓动下流记者写狗屁文章、塞给会期间即开散发非法出版物、参加我家园互助会非法社团。他问:哪一样不够你蹲上个十天八天?他说:看在你死了丈夫丢了孩子,我才不拘留你,才允许你在我面前晒一晒脸,想不到你一晒再晒。

贺小贺说:拘吧!拘留了我,警督就可以不作为了,受害人可不喊冤就是治状况良好好了不是?就是破案率百分之百了不是?警督说:叫板?贺小贺说:叫了!下午三点,贺小贺被警督送到红军巷派出所接受训诫,当晚被关进一间没有室外窗子的房间里。第二天上午,警督给七十二

蹬派出所打电话,让苏所长把贺小贺带回去,在社区内进行监督教育。老苏开着他的二一二吉普赶到红军巷接贺小贺。回来的路上,他苦口婆心地劝慰贺小贺。他说:检方把余建设命案退回给警方,警方不会有大动作,破案动作要等一年,至少要等到拆迁工程结束,年底了拆迁工程,难道让公安局去对付拆迁户?他说:杨乃武翻案一两年、杨三姐翻案换了个朝代、窦娥翻案等到死后,和他们比你心急,余建设不是才死两个多月吗?他说:一年后杀人者远走高飞,证人证据水流云散,破案工作不过是个动作。所以小贺,要做出余建设永不翻案的思想准备,就当他的车撞死了,你带着萌萌昂首阔步地往下活!

他说:一年时间里,余建设专案组不过是个摆设,所以小贺,不要再为难他们了,也不要怪罪他们。当警察也不容易,警察是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听话第一,国家让我们这些公鸡下个蛋,我们下不出蛋来也要脱了裤子蹲下。贺小贺嚎啕大哭。

这时候,黎志坚在深度网吧。网吧里的韦洋阳,比博客上的憔悴。

一段录像

这时候,黎志坚在深度网吧。网吧里的韦洋阳,比博客上的憔悴。

作为余建设命案疑点之一,贺小贺曾对黎志坚说过,计算机人才学院的六名学生球迷曾两次听到爆炸声。听到两次爆炸的六名学生所住的寝室里,其实住着一个摄影迷,韦洋阳就是那个摄影迷。春节后,韦洋阳的兴趣由摄影转为摄像。小白党胡同拆迁给了他灵感,他决定拍一部录像短片,题目就叫末日之城。余建设命案发生的当晚,他在七二二蹬上拍下了小白党胡同日落。拍了日落并没有回寝室,

他走进老白党胡同,拍坠落到废墟中的流星,拍走出下水管道的硕鼠。拍着拍着到了午夜,他在余建设家后院外墙下发现了一只破沙发,他在沙发上躺下来,决定睡几个小时后再拍日出。

院内传出打斗声和短促的叫骂。他踩着沙发背靠上了墙头,向院内观察,同时举起了摄像机。拍摄了一场杀人案。这时候他才感到害怕,意识到自己卷入了一场人命案。从墙头上下来,他贴着院墙的暗影溜到街上,竟然与杀人者狭路相逢。房顶上那个人领着那三名杀人者回来了,手里提着电线盘和电钻,其中还有人提着一些包裹。现在看来是炸药。他连忙钻进案发现场对面的一幢空房子里。

几分钟后发生了第一声爆炸,房子的南墙倒进院子里。之后电钻声又响,第二声爆炸响起,房子的山墙倒进屋内。韦洋阳把一个存储器和一个信封放到黎志坚面前,存储器里存储着余建设命案现场拍摄到的所有画面,信封里装着他自己写的目击证言。黎志坚没有动这两样东西,他要求韦洋阳回答他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报警?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把证据交给我?第三个问题:你要我怎样对待这些证据?

关于为什么没报警,韦洋阳回答得简单干脆:我胆小,我自私,我没有社会责任感。他读过黎志坚有关野蠻拆迁的系列文章,他认为黎志坚是可以信赖的媒体英雄。关于黎志坚将如何对待这些证据的问题,他回答得更加简单干脆:你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之后他靠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似乎在用耳朵倾听心灵,听心灵里还有没有吱吱呀呀。看样子没有了,他笑了,略带羞涩,像一个把屎撒错了地方的孩子。